

◎往事情怀

怀念母亲

我再也吃不上母亲为我亲手包的饺子了。在同病魔抗争了一年零三个月后,母亲还是离开了我们,带着对这个美好世界的无限眷恋,母亲走得很急,走得很静,走得很安详。

母亲走后,无论是白天和夜晚,坐在或躺在没有母亲体温的床上,我才真正体会到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,父母去,人生再无归途”这句话的真正含义,才真正体悟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这句话的刻骨铭心,才真正感受到“母亲在,才是家”的深刻意蕴。

母亲一生勤劳,她对儿女倾注了无限的爱。记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母亲总是节衣缩食,为家庭的生计和孩子的温饱辛勤劳作,正是母亲的含辛茹苦,才没有让我们忍饥挨饿,缺吃少穿,生活困顿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当过年时,母亲总是用她那双巧手,用缝纫机为我和姐弟们缝制好衣服,尽管有些衣服的布料是旧的,但经过母亲的亲手染过和加工后,如同新衣服一样,穿在身上,时常会引来童年伙伴羡慕的眼光。我和姐姐上大学后,母亲默默地为我们高兴,为儿女自豪,虽然她没有用言语表达。我参加工作后,每当节假日或出差回家,无论我在家待的时间长短,她总是每次都做我最爱吃的饺子,离开家时,她总是把我送到家门口,甚至是村口,静静地注视我远去的背影。

母亲一生善良,她对儿女教育有方。母亲没有多少文化,识字不多,仅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参加过文化扫盲班,但她给儿女留下的是无字之书,这本无字书,只有她的儿女才能读的懂,读的深,读的透。也许是她那句“好男出在嘴上,好马出在腿上”的朴素话语,让我和姐姐上大学时都选择了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的教师这个职业。她对儿女要求严格,甚至是严厉。她用朴素的语言和行动,教育子女怎样做人,如何做事,这是儿女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。在农村的老家,十里八村,母亲和邻里关系融洽,母亲年龄大了以后,身体硬朗,她仍然坚持每天劳作。每当夏天,在树荫下,墙根里,母亲和邻居叙旧唠嗑,家长里短,乐在其中。对乡里乡亲的大事小情,自身并不宽裕的母亲总是热情参与。

母亲一生平凡简朴,晚年生活幸福。母亲出生在旧社会,同父亲结婚也是媒妁之言,父母之命。1947年,解放战争后,父亲在东北老家参军,由于战争年代,通信不畅,父亲离家多年,音信杳无,等全国解放后,老家才接到父亲从广东省寄来的家信,这个时候,老家的四爷带母亲到广

东省同父亲成婚。后来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河南省,母亲作为随军家属,又跟随父亲到河南省泌阳县,在被服厂当工人。上个世纪60年代,由于三年国民经济困难,国家精简城镇职工,父亲响应国家号召,回到老家务农,母亲也回到农村老家生活。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,但在农村老家同时代的乡亲们眼里,也是走南闯北,算是见过世面的人。就在前几年,弟弟还陪母亲去北京看了天安门广场。

母亲一生干净整洁,热爱生活。我小时候,家里和大多数东北农村一样,住的是土坯房,即便这样的居住条件,也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,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改革开放后,农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,我们也给母亲翻盖了新房,母亲的生活也有了极大的改善,过上了小康生活,从母亲的言谈举止中,我能感受到她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。遗憾的是,这种美好生活,母亲享受的太短太短了。

母亲性格乐观开朗。母亲生病脑瘀血后,由于年龄原因,不能做手术,加上年龄大了,经多方医疗救治,始终不能行走,母亲认为这是自己的腿出了毛病,她总是想像她一定能走路。前不久,当我回家看母亲的时候,她还乐观地对我说,你送我到医院扎古扎古,(扎古扎古,东北土话,意思是到医院看看医生)看我的腿能治好不。在母亲的眼里和想象中,如果治好了她的腿,她还能像过去一样,到邻居家串门唠嗑,在家为儿女做饭,我回家她还能为我包饺子。

母亲走时,正赶上2020年疫情,我们也没有按老家的传统送别母亲,相信深明大义的母亲在天堂也能理解国家的难处和儿女的做法。

母亲走了,她没有给儿女留下物质财富,但她留给儿女做人要厚道、诚实,做事要稳重、踏实这笔精神财富,让我们终身受益和永生难忘! 文/孙杰

◎城市笔记

琐碎的消耗

早上八点起来,去银行,去缝纫店改衣服,买床上用品,去学校拿画,材料店买了几只颜料和笔,菜市场买菜,买水果,回家煲汤,下楼拿两个快递,再寄走一个快递,然后晚餐,晚餐后的简单清洁,一看时间,晚八点过了。

一天就这么过去,都是简单琐事,看起来毫无价值,但哪一件不做,生活一定会有不顺畅不方便的地方。时间就这么消耗了。真的是消耗,既不产生价值,也不令人愉快,还都是不做不行的事儿。

日复一日的杂事,真是可怕且无法避免。除非腰缠万贯,家

里有保姆,工作有私人助理。但是这样的人中龙凤还是少吧。普通人,总是要面对开门七件事,一地鸡毛。

只是偶尔为之,已经觉得对生命对自己是一种严重的浪费,那些心甘情愿退回家庭,每天面对这样的生活,将心中的光和热深埋,甚至熄灭掉的人呢?

谁不想诗和远方的?总得有人背后苟且和琐碎吧。至少,得看到和尊重这一种付出。文/吴微微

◎青青左岸



瓦上生雨烟

浅夏,有清凉。一场雨水来,瓦上生雨烟。

乌云挂上半个山岗,南风催急,竹梢簌簌响,雨水已迫不及待越过城墙头,赶脚一拨拨哗哗声,密集而来。

走在半山亭,无可躲藏,便择此时去看场雨。看坡下的厅房沉在水色中,风催水声,雨水在瓦檐上激烈,来不及几番欢畅跳跃,便拥成水流,顺檐角披下。陡然间,那灰色房檐下挂起一道水帘。

听见雷,压着山尖,震撼般鸣响着。自然界中,风声,水声,雨打芭蕉或屋蓬声,以及压过头顶的隆隆雷声,恍然组成乐团。鼓鸣锣响,琵琶声起,古筝急促,掺着乐器合奏而起,却又在曲段中休止或退场。

环顾左右,山川尽洗,四周笼罩水色里。

站在亭中的我,自顾打量周围。风过的水汽近乎微微寒,扑面而来,衣袂也是躲不过,沾着水滴。雨水几度试着探入亭中,又被风吹喝着退去。雨中,我被坡下飞檐吸引着,袅袅而生的雨烟,在瓦片上氤氲而生。一簇簇,一团团,缥缈着,淡淡薄雾般,浮在瓦上。似乎能感受到那一处水汽兴奋着,跳跃、聚合、爆裂,像被扬起,又落下。瓦片浮尘,被一场雨水冲洗干净。

那抱团而生的雨烟,在瓦檐上欢腾着。站着打量间,忽然想起某个日子,爱上一壶沏上的新茶。揭盖间,更多以心境,跌宕于世,淡泊余生。掺着对一盞水关注,也为浮在日子上几分念想。

水渐渐住了。夏日里的雨来得欢,离也匆匆。檐上雨收敛,汨汨而下的水帘,渐渐不连线。环顾四周,雷吱声去,雨也忙着退场。意犹未尽的,只有崖山上的流水。

瓦上雨烟消,檐上水落尽,不再串联。聚拢落下,换成水珠慢慢滴。走下亭来,半山之间,水

色空濛。

想起儿时爷爷家,居所是县委院落。建在小城山坡上,早期为府衙与孔庙所在。一阶阶青石,一排排白墙青瓦,曾是旧日办公场地,后改为寓所。爷爷住宅原先为解放初期政府办公室,隔空木板地,房间连通。屋门左右长廊,青石铺底,抬高于宅前一米多高。对称木柱立于基石上。屋顶鳞瓦。

一到梅子熟时,长江多雨。我便喜欢站在长廊下看雨,仰望雨成线,雨滴落。看着宅下那排侧屋檐上雨烟起,望着三三两两油布伞在山坡青石阶游动。雨停,穿着凉拖与小伙伴们去淌水,脚丫缝中湿漉漉清凉。

一晃多年去,物是人非。站在城市高楼里,隔窗望去,一场雨来,满城水色。念起儿时院落早已不在,那些人,那些事都隐去。如同我们曾经感动与忧伤,失意与成功,都慢慢淡色无痕。

雨烟生起,无非片刻欢喜与踌躇,一转身,时间早去。细思量,人已中年檐下望。 文/杨钧

◎闲看简说

与青春相逢一笑

在毕业30周年聚会之前,我没有意识到纪老师的好。

他总爱说我们是他的“黄埔一期”,因为我们是他教师生涯里带的第一届学生。那时候他刚本科毕业,书生白面、望之俨然,穿油光可鉴的正装皮鞋,三七分头梳得一丝不苟。八十年代初,他在一个以竞争激烈而著名的高考大省考上大学,其间付出的努力和刻苦,我们可能难以想象。也许是因为习惯,他对我们的要求也都很严格——逃课不读书要找你谈,违反校规谈恋爱,更要找你谈。

我是散漫惯了的人,对这样的约束自然很反感。高中时,老师总跟我们说,“到了大学就没人盯着你们了……”哪知道大学这位盯得更甚。我那时正沉溺在报错志愿的煎熬里,对这个学起来毫无优势和兴趣的专业非常厌恶。可“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”,这样的苦恼躲又躲不过,说又说不出,只有逃课“眼不见为净”。他作为班主任,当然不肯放任自流。大概因为年纪轻,捉我谈话时又格外要摆出老道长的面孔。我不服气,用很多尖酸刻薄的话顶撞他;他嘴笨,常常被我怼得面红耳赤,张口结舌。

似乎是暑假里的一个傍晚,天上乌云翻卷,雷声隆隆。我刚帮父母把怕被雨淋湿的七零八碎收进屋里,就听到院外有人敲门。我很奇怪这个时间这种天气,是谁会到家里来,听见有人

在门口跟我爸做自我介绍,才知道是我的班主任。我当时惊得下巴都要掉了——大学班主任还家访?骑个自行车自西北向东南斜跨一座城,来回百十里路?还是这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晚上?

家访的沟通里,自然少不了委婉的投诉。我在一旁恨得像个气鼓鼓的青蛙,一张脸拉得老长。他走以后没多一会儿,大雨就哗里啪啦地地下起来。父亲在夸赞和感念纪老师的好之外,又牵挂着他这一路的郊道夜雨,对我的批评训诫,自然加大了一个码。我自觉冤深似海,从那跟他结下梁子。

后来我们换班主任,然后毕业,很快相忘于江湖。偶尔有什么事情提到他,总嫌他荒唐多事。

一两年后,班里有了微信群,有人把纪老师也拉了进来。他兴奋而热切地庆祝“跟大家久别重逢”,一串表情包用得花团锦簇。可是师生之间的“云共处”,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跟当年一样拘束生疏。他在群里反而算是比较活跃的,时常发些图片、链接之类的,分享优秀校友和学弟学妹的成果、动态,还几次有感而发,郑重其事地向我们道歉——因为第一次当班主任没有经验,对我们“黄埔一期”批评得多鼓励得少,所以在这里请大家原谅。

去年夏天,我们班商议筹备即将到来的毕业三十年大庆。他早早便跟着忙活,从策划到落实,直到在现场复刻里担当角色……事事冲在第一线。大庆活动里有一项,是回到校园——同学们坐在当年各自的位子上听他讲课,他欢天喜地的一声“同学们好”,却让百感交集的学生潸然泪下。后来跟组委会的几个同学聊天,说起其中的种种细节,得知几个月来的组织策划、协调安排中,他的真诚和付出,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;而这三十年里,我们对他的误解有多深,这次对他的歉疚和感谢也就有多深。

聚会结束好几天,他还在群里意犹未尽地兴奋、回味,又抛出许多相关链接,晒一届届学生回校聚会的照片。我逗他:“像个守巢的老燕子,等着一拨儿一拨儿的崽崽们归来。”他依旧像打了鸡血一样地激情满怀、又心诚意笃地回复:“我一直在母校,守着这个窝,迎接你们来,默默送你们走,走向通天大道,走向人生辉煌!”

本是司空见惯的一句套话,就因为此时此刻从他的手上敲出来,竟让我落了泪。我很庆幸自己克服了重重困难,没有在这次聚会中落跑,并且有缘消除对他的误解和成见——那是对老师姗姗来迟的懂得,也是与青春相逢一笑的和解。 文/阿简